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上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的主題，是大陸國有資產轉移過程中的腐敗現象及其機制，切中時弊，因而受到經濟改革研究者和人文學者的注意，並有報紙摘要轉載。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社會、思想、文化的大問題很多，我們歡迎各地的中國學者作出各自的觀察與評論。

——編者

事實分析與道義立場

第29期何清漣與汪丁丁兩文都具有「說出事實真相」的膽識。我更讚賞何文。何文客觀陳述的科學語言，表達了更為鮮明的道義立場。我反對將價值判斷與科學事實分立的主張，更懷疑那種宣稱可以從科學事實本身自然引出價值判斷的說法。

今日中國社會科學在擺脫了意識形態後，需要一種大公無私的價值立場背景。但多年來大陸社會科學界一直見物不見人地只講「中國」經濟發展，卻從不對此發展中的權益分配作道義判斷，似乎那只是人文科學的事。在何文中終於看到了嚴謹的科學事實與人文價值立場的結合。希望能對今日大

陸轉型期財富再分配中一直煎熬老百姓的其他問題，例如公房、醫療、退休三大福利，作出分析。

尤西林 西安
95.7.5

傑姆遜在中國

讀了第27期趙毅衡的文章，我忽然憶起1993年初夏傑姆遜(Fredric Jameson)先生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在座談中，傑姆遜不時地抨擊好萊塢電影，而對不成熟的第三世界電影大加讚賞，也表示了對於中國電影的真誠的好感。與此相反，中國的電影藝術家卻一再強調中國電影是在好萊塢以及其他西方電影的刺激下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並對歷年來一些優秀的美國影片津津樂道。這實在是一種很有趣的文化現象。事後我撰文解釋說：「中國的電影藝術家着眼於自身的發展與突破，要從美國電影及各國的電影中尋找新鮮的成分；而傑姆遜先生要從各國的傳統中吸取新的火種，用以衝破以好萊塢為中心的西方電影固有的格調。這說明東西方電影都還很不完善，都需要變革和突破。」但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北京的《文藝報》很快就轉

載了這篇對話，並作了大量刪節，所刪的都是中國藝術家的話，傑姆遜的話則全部保留。這樣幾位中國電影工作者就變成了陪襯，彷彿是聚在一起歌功頌德並一同在批判西方電影似的，我的原意已被根本篡改了。為甚麼在西方如此激進的傑姆遜到了中國就會受到這樣一種奇特的歡迎呢？我想，這也可以證明趙毅衡所說的中國保守主義「其理論根據來自西方激進學說」這樣一件「怪事」的易於存在了。

趙文高瞻遠矚，給人很大啟發。但我又隱隱覺得，以「激進」、「保守」這兩個概念很難概括中國目前複雜的思想文化現象。我在想，對於複雜事物的「一言以蔽之」，也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特徵吧！我們是否只有在作了過於簡單的概括後，才能認識這些事物呢？

劉緒源 上海
95.6.10

新保守主義與中國文化資源

2月號和4月號(總第27、28期)所刊載的趙毅衡、徐賁和張頤武等文章，觸及了當今中國文化領域中一個十分敏感的課題：如何在90年代全球文化背景下闡釋中國文化以及它與西方文化之關係。

我認為：應該承認，中國本土固有的文化資源不足以應付現代社會強大的挑戰，正是這種文化危機使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長驅直入。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都是在

西方強烈影響中形成、發育。對現代中國政治有着舉足輕重影響的馬克思主義，便來自西方。沒有西方文化，無法想像中國本土文化能塑造出富有生機的東西。在未來，也許中國文化資源的某種成分與西方文化對接，形成一種既不同於西方文化，又不同於中國現當代文化的新型文化。

當今的文化保守主義將西方文化視為敵手——至少是假想敵，並在後殖民主義話語輔助下力圖拋棄西方文化中與本土文化傳統格格不入的理性原則、民主傳統等人文價值，以求得一種民族自尊心的想像的滿足。在這樣的旗號下，本土文化中的痞子主義、市儈主義與西方後現代主義奇特地攜起手來，跳起了一場狂歡節式的文化自娛的搖滾舞。在這個意義上，趙毅衡勾勒的新保守主義的種種表現（如對80年代的懺悔、回歸傳統文化、自我唾棄精英地位與俗文化合流），倒是切中時弊的。

王宏圖 印第安納(美國)

95.7

為甚麼不能寬容點？

讀貴刊4月號(總第28期)朱學勤〈城頭變幻二王旗〉一文，有點意外，甚至是驚愕。老實說這很有點不作興的。怎麼可以這樣點了名罵人？文壇的是非，本來不能只用一把尺子來評量，不同見解的爭論甚至爭吵本來很正常，但是為甚麼不能寬容一點？朱文的許多見解筆者其實都可以說是贊同

的，但說到「巧僞人能撈盡世俗的名利，卻登不上精神階梯」，好像已經是極限甚至已經超過了極限了。比這更重的語言，筆者以為令人有一種「真理唯我在手」的感覺。畢竟「凡爾賽的前任文化部長」較後任的或更前任的要有一些文化。在任期間也比較地聽不到棍棒觸肉的劈啪聲。

中國是沉疴積疾，包括文化上也一樣，下坡路很走了一陣了。為甚麼不能較平靜一點看待今天文壇上的一些所謂「怪現象」。至於另一位「王小痞」，更不大應該指責了——畢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攀登精神階梯」，相當一部分人視寫作為謀生的手段，也未必就應該嘲笑。讀過書的人也同樣俗得令你無奈的事情還不是比比皆是！

王妙發 和歌山(日本)

95.6.12

答北京一讀者

上期有一封北京讀者來信，對我〈城頭變幻二王旗〉一文開頭引用一句盧梭引文的出處與譯法提出了異議，今借貴刊一角，回答如下：

一、盧梭這句名言當然是盧梭所出，豈敢臆造。具體出處可參見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1982年重印本《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李常山先生譯，東林先生校)，第148頁：

野蠻人過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會的人則終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見之中，也可以說，他們對自己生存的意義的看法都是從別人的判斷中得來的。

二、漢譯本將盧梭此句名言譯作「生活在別人的意見中」，無大錯。至少不能如這位讀者建議的那樣譯為「盛怒」、「發狂」。

三、我為何又把這句話進一步改譯為「生活在別處」？

五年前寫作博士論文時，我以為這是盧梭哲學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概念，上述譯法確實不錯，但似乎還不夠充分地譯出原意。我核對過這句話的法文原文、英譯法，又請教我的導師金重遠先生，最後才提出自己的改進譯法。這一改譯意見，我在上海三聯出版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1994年7月)第47頁，已經以註解形式提出。

以上回覆，不知是否令那位讀者朋友滿意。讀者為一句話生出「搜尋的樂趣」，令人感動。沒有「搜尋」到上述出處，也屬正常。這句話能否有更好的譯法，或者不必改動通行的那種漢譯法，都可以商榷。但從行文語氣看，這位朋友對〈城頭變幻二王旗〉一文很不滿。有意見不要緊，我歡迎讀者提出正面批評。

朱學勤 上海

95.7.4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29期張小軍〈儒學何在？——華南人類學田野考察〉一文，頁153倒7行中「亂倫」應作「通姦」。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二十一世紀》編輯室